

连理文丛

陈平原 夏晓虹
随笔

同学非少年

陈平原
夏晓虹随笔

连理文丛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同学非少年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同学非少年:陈平原夏晓虹随笔/陈平原,夏晓虹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5
(连理文丛/陈华昌,黄道京主编)

I. 同... II. ①陈...②夏... III. ①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4164 号

陈平原夏晓虹随笔

陈华昌 黄道京 主编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发行

(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家园 17 楼 010-87873533 邮编:100068)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印刷厂印刷

889×1194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5 插页 302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80680-284-3/I·189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710055)

总 序

聂震宁

一个作者的作品可以有多种选编出版的方法。“连理文丛”的编辑出版者，将几对夫妇作家、学者的作品，循着尽可能与生活内容相关的编辑意图，梳理，选取，分列出个人若干篇目，又使得夫妇彼此有所呼应，编选在同一部书里，算得上一种别裁。文学研究者可以此作为作者和作品流别研究的一种文本，从中或清晰或模糊地辨认他们的异同，无论是为人还是治学、为文，也无论是“和而不同”还是“和而且同”。从中或隐或现地感悟他们相互的影响，无论是人品、格调，还是情感、趣味、性情，甚至问学之义理，为文之风骨，作文之辞章。夫妇朝夕相处，人生相濡以沫，相互间自然要有所影响。如此，为我们理解作家、学者，知人论世，解读作品，探询学问，烛幽发微，通问辞意，无疑是有所裨益的。

一个作者的作品自然有多种读法。既可以通览、选读，也可以精读、闲读，还可以将其置于某些同类或者相对立的作品中来解读，放在某些同类或者相抵触的作者中来细读。有的是为了领悟、理解作品的需要，有的是为了认识作者主体的需要，有的是为了拿来作为知溯别流、比较才调的镜鉴，有的则纯粹是为了阅读索引的方便。读者的需求便是编辑出版者的时务，于是数千年来各种作品类选书

籍层出不穷。文选、观止、别裁、杂钞，横岭侧峰，视角不同，有的有理，有的少理甚至无理，有的有趣，有的少趣甚至无趣，有的有关联，有的则是生拉硬拽，有的独具慧眼，有的则编次无法，更有的割裂经典、自相矛盾，一如我们所熟悉的出版行当，难免鱼龙混杂、五花八门。然而，类选之工总是要做下去的。“连理文丛”这套别出心裁的类选丛书，倒也有理有趣而无生拉硬拽之嫌。所选作品以散文随笔为主，帮助读者品评作品韵味，感受人生经验，领悟生活内涵，不能不说是颇具匠心的。

选录汇编夫妇作家、学者的作品，其编辑出版的理念自然是成立的。不过，窃以为，并非只要是作家、学者做成了夫妇，便当仁不让一律收选。收选的标准不能停留在纯文学、纯文本的鉴赏上。这里似乎有两重标准，一是为文的，一是为人的，总得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相映成趣才是。“连理文丛”目前所选，还都是广大读者所敬重的夫妇作家，莘莘学子们所爱戴的夫妇学者。他们最好的作品，首先还在于他们自己的人生故事。譬如胡风、梅志夫妇，二十余年噩运连连，多少次死去活来，长时间孤独无援，然而，夫妇总能相互搀扶着前行，道义、文心并不曾泯灭，做成了动人心魄的人生绝唱。我们从“文丛”所读到的，将不仅是从各位作家、学者著作之树撷取下来的几枝绿叶，更为有意义的是，我们将领悟到各各不同的人生，那值得人们表示敬意的人生。这是我对丛书特别寄予的希望。

遵丛书主编者之嘱，写下以上文字，以为序。

2004年11月11日于胜古家园



前 言

长期生活在一起，熟悉彼此的思路与趣味，于是，“内举不避亲”，互相为对方的著作写序——这样公私不分的“蠢事”，已经发生过好几起。这回可好，从原先的穿靴戴帽，到如今的平分秋色，可谓“更上一层楼”。按照丛书的要求，分别撷取若干文章，凑成一集，据说，这样有利于读者的阅读与品鉴。

其实，这样做，危险系数相当大。为什么？本来还有些神秘感，以为挺不错的，给你这么一选，全都露了馅。想象只要“精选”，就能出好文章，那是天大的误会。就好像锅里本就没有多少肉，你再怎么精心打捞，也都是白搭。有的人才高八斗，出口就能成章；有的人则一辈子也生产不出什么“杰作”。这很不公平，但没办法，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更何况，两个人的文章搁在一起，不免让人驰骋遐想。天性好奇者，想看看他俩是否互相抄袭；明察秋毫者，则执著于比勘孰高孰低。更有文心细密的，希望在文章的缝隙里读出呼应、对峙、致意或者质疑。这样的阅读，当然自有其道理。不过，假如你从中找到什么“密电码”或“暗道机关”，那纯属你的独特发现，与作者的写作动机无涉。

在我们，工作的目标很简单——选择若干文章，集成一册，以为结婚二十周年的纪念。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陈平原 夏晓虹

2004年2月8日于京西圆明园

目 录

LIAN · LI · WEN · CONG

陈平原随笔

自述篇

未完成的“家族史”	3
子欲养而亲不待	16
乡间的野花	19
——回忆我的中学生活	
从《红豆》到“学刊”	25
从中大到北大	31
十年一觉	37
四十而惑	42
——《陈平原自选集》代自序	
“萧瑟昌平路”	47
与《读书》结缘	50

怀人篇

花开花落浑闲事	62
——怀念黄海章先生	

此声真合静中听	71
——怀念陈则光先生	
灯下窗前常自足	78
——怀念唐弢先生	
满枕蝉声破梦来	81
——怀念吴组缜先生	
书札中的性情与学问	85
——怀念季镇淮先生	
念王瑶先生	92
“《读书》时代”的精灵	126
——怀念金克木先生	
古典学者的当代意识	143
——追忆程千帆先生	
北大篇	
校园里的真精神	150
——《北大旧事》代序	
《老北大的故事》小引	179
《北大精神及其他》后记	183
即将消逝的风景	188
“最好”的感觉	196
北大人的精气神儿	198
游记篇	
踏雪访梅	202
伊豆行	206
《阅读日本》后记	211

小城果然故事多	217
作为旅游纪念品的“福尔摩斯”	222
《大英博物馆日记》后记	226

夏晓虹随笔

晚清人物

才子、名士与魁儒	233
——说王韬的“豪放”	
傲骨原宜老布衣	243
——说林纾的“好名”	
我自横刀向天笑	251
——说谭嗣同的“任侠”	
“圣人”心迹	258
——时人眼中的康有为	
寂寞身后事	268
——时人眼中的梁启超	
结缘梁启超	281
阅读秋瑾	287

晚清话题

酒不醉人人自醉	292
人生得意须尽欢	300
晚清报纸的魅力	309
写给别人还是写给自己	314
——读几部近代人物日记	

军歌与国运	322
“娶妻当娶……，嫁夫当嫁……”	332
——近代诗歌中的男人与女人	
游踪偶记	
同里：曾经有过的荣光	344
须磨：寻找康梁故居追记	364
周游日本纪略	382
——陈平原《阅读日本》序	
记忆中的徽州	390
思念小辑	
失去的是最珍贵的	393
——怀念妈妈	
以学为乐 以史为志	405
——季镇淮教授印象	
我眼中的“性灵派”学者	414
——纪念陈贻焯先生	
带回中国的记忆	422
——追思中岛碧先生	
诗人的梦想	434
——纪念表哥邢序凤	

陈平原随笔



未完成的“家族史”

庚午春节回家，与父亲谈起“家族史”。父亲很不高兴，以为不外是求神问卜、光宗耀祖之类的“封建思想”。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父亲极端反感“家族观念”，从来不谈此类话题。那天，灵机一动，从族谱的史学价值，美国黑人的文化寻根，一直说到拉美的《百年孤独》，竟引起父亲的极大兴趣，破例“从头说起”。很可惜，回京路上，在广州火车站遭劫，父亲的书画，连带此“家族史”初稿，全都荡然无存。

1991年1月，我赴香港中文大学访问研究，顺路回家探亲，请父亲再谈一次“家族史”。这一回，可就没那么幸运了。父亲身体不好，兴致也不高，记录稿不到两页。此稿虽短，却弥足珍贵：四个月後，父亲遽而去世，“家族史”几成绝响。

父亲口述历史时，全凭记忆。理由是，我家世代僻居山野，无档案可供查阅。即便如此，父亲叙述时留下的不少缝隙，自以为颇有增补的余地。之所以撑开骨架，不外希望日后能生筋长肉。

以下的记录，保留父亲说话的口吻，并略加阐释。

咱们家世代居住在潮州城东二十里的寨内乡，现

在叫阳山。你问祖上是从哪里迁来的，我也说不清。村里有祠堂，解放后改为学校。至于族谱，我没见过，也不感兴趣。

我的曾祖父，也就是你们的曾曾祖父，人称陈阿快，正名不详。每日在村前的金山溪摆渡，自然不是“世代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现在大家喜欢吹牛，总说自己祖上如何显赫，咱们不能瞎编。图一时痛快，数典忘祖，那不好。咱们家真正读书，当从祖父算起，到现在不过三代。底子薄，能有你们现在的样子，已经不错了。人不能不知足。

至于远祖是大英雄、大文豪，还是无耻小人，我不知道，也没兴趣追究。是好是坏，对我、对你们都毫无影响。

对于读书人来说，提起潮州，首先联想到的，必定是韩愈。那位“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韩文公，确实使潮州名扬天下。远在天边的蛮荒之地，直到大文豪韩愈“光临寒舍”，方才“蓬荜生辉”——这种流传千载的叙事，其可靠程度大可怀疑。记得韩文公祠里有这么一副楹联：“辟佛累千言，雪冷蓝关，从此儒风开海峤；到官才八月，潮平鳄渚，于今香火遍瀛洲。”这里的“瀛洲”，并非传说中的仙山，“烟涛微茫信难求”，而是潮州之古称。以下这段溯源，录自《潮州三阳志·州县总叙》：

南粤未灭，已有揭阳之名矣。武帝获建德，复南海郡，乃以揭阳为属县。王莽时，更为南海亭。世祖中兴，名既复旧，不曰县，时曰城。晋成帝时，分南

海之东安郡。安帝义熙五年分东官，立义安郡，郡之名盖始于此。宋、齐因之。梁曰冻扬州，后改为瀛洲。陈废州。隋平陈置潮州。炀帝大业三年，罢州复为义安郡。唐武德间，改郡为州，复为潮州。天宝元年为潮阳郡。乾元元年复为州。凡五易，然后州名一定。

韩愈出刺潮州，在唐元和十四年，即公元819年，距“州名一定”的乾元元年（758），已有半个世纪以上。至于韩愈置乡校时延聘为师的潮人赵德，乃大历十三年（778）进士，不像是有待点化的蛮荒之民。在我看来，后人之谈论韩愈八月潮州行，多言过其实。相对于众多谒韩祠、题韩木的诗文，我更喜欢宋人杨万里充满谐趣的《宿潮州海阳驿不寐》：

腊前蚊子已能歌，挥去还来奈尔何？
一只搅人终夕睡，此声原自不须多。

时至今日，潮州的蚊子，仍以“英勇善战”著称。

家乡的陈氏宗祠，建于何时，成于何人，失考。当年回乡务农，“破四旧”风潮早已过去，“大祠堂”只存在于老人之口，年轻一点的，都称它“学校”。可见其功能的转变，并非一朝一夕。就在这所过去的祠堂、现在的学校里，我前后工作了六年——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毕业班，全都“领教”过。直到现在，闭上眼睛，都还能说出这七间教室、六间教员卧室，加上厨房、厕所的一窗一户、一砖一瓦。当年之所以“以校为家”，就因为这是村里最宽敞、最安静、最有文化气息的地方。据说，前些年村里新盖了学校，祠堂又恢复了原先

的功能。

家乡背靠山，面临水，金山溪离村口不到半里地。此溪原先通韩江，可行船，到我回乡时，已被截断。我们村前的这一段，溪面约百米，水颇深，依旧渡船来往。“学大寨”时，硬是在上游建了一条坝，目的是走拖拉机。这么一来，金山溪彻底毁了：溪不像溪，塘不像塘，天长日久，必成一滩死水。听老人说，水底有几座很大的石屋，乃古时地陷沉下去的。水下的世界很精彩，据说颇多宝物，但进得去，出不来。我因水性不好，从不敢有“夺宝奇遇”之类的幻想。

曾祖父名喜江，家贫，走南洋，投靠家乡人麒麟王，在其家专司烧茶。后来，在海边“割薄壳”（采获一种贝类）。有一次，中了马标，马上回家娶亲。

到达金山溪渡口时，月色朦胧，渡船已经停在对岸，准备收工。曾祖父于是大声喊叫。艄公问：“是何人？”答曰：“是你父亲。”这是乡间互相嘲骂时讨便宜的俚语。于是双方斗起嘴来，争论到底谁是父亲谁是儿子。渡船终于靠岸了，方才知真的是父子相遇。

至此，父亲开始变换叙事角度，从晚辈的立场述说。在我们家乡，与子女说话时，父母总是以子女的称呼为称呼。比如，将自己的妻子说成“母亲”，而不是“你们的母亲”；将自己的母亲说成“祖母”，而不是“你们的祖母”。不知是体现父母与子女“感同身受”呢，还是为了建立虚幻的“平等对话”。后来，走南闯北，发现这并非潮州特有的习俗。天下父母，何以都如此“自贬身价”，至今尚未找到满意的答案。

“父子相遇”的场面，实在太戏剧化了。不愧为家族史讲述中最为精彩的“保留节目”。每回说到这里，主客全都拊掌，大笑不止。正因为太精彩了，我曾经就此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父亲毫不在意，说可以问问父老乡亲。不太熟悉《世说新语》的老人们，证实此乃家乡流传甚广的笑话。

真没想到，曾祖父还是“茶博士”起家。小时候，对父亲的“嗜茶”，大惑不解。长大了，方才相信这些“像中药一般的苦水”，确有其独特魅力。茶龄不浅，功夫欠佳，缺的是那种悠闲的心境，难得真的“在刹那中品尝永恒”。一旦明白此乃“家族遗传”，自是对前景充满信心。

靠“中彩票”发大财，这我可从来没想过。在国内，从未买过“有奖证券”，不相信这能让我走上发家致富之路。偶尔出游，也曾入乡随俗，尝试过各种赌博性质的游戏——包括在香港买马票。那次在美国大西洋城玩老虎机，妻子见我如此投入，竟恭维我具备“赌徒”的基本素质。很可惜，每回都是“乘兴而去，钱尽而归”。

曾伯父名喜发，也闯南洋。因吸鸦片，很早就死了。其女玩真，出嫁澄海隆都，偶有来往。其子绍真（作锐），小时托在咱们家吃饭，念完五年级后回城里外婆家。后来卖了新兵，从此失去联系。

50年代初，政府派人来调查，说他成了国民党军队的师长，被捕后在内蒙古劳动改造。此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那年头，谁都自顾不暇，怕连累，不敢再打听。

听祖母说过，曾伯父的闯南洋，很具传奇色彩：村里赛